

观澜

沟渠

◎石泽丰

溯源物质的雏形，在农耕时代，沟最早只是淌水的低洼“线”，因水而生，顺水而行，被动地让水流走。后来，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，它找到了渠，与之“相亲”，组成沟渠一词，成为改变、接纳、分流、引入等意义上延伸的东西。最早发明沟的人一定是深受水害之后，突然脑洞大开，想到了表示连通的“通”字，于是俯身开挖。从“沟”字的“辵”偏旁猜想，正因祖先有了俯身开挖的行动，既不可或缺又让人刻骨铭心的水，多了成患的水，从此自上而下，一条线地往下流，源源不断，沿着历史的脉络，沿着岁月的经纬，滋润着万物，让生灵代代繁衍。

据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：“当帝尧之时，鸿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其忧。”那时，面对自然灾害，中华儿女就显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。单从《大禹治水》的故事中就可窥见一斑，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，改变了“堵”的办法，他采取的疏导、因势利导等手段，体现出了他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智谋。因为聪慧，比起单纯的筑坝拦水，我更相信沟渠对水流的指引与担当。

流水始终向前。被日月光影的身影游动在大地上的沟渠里，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这其中，随着沟渠设计日趋科学，水闸也顺势被发明了出来，它出现在沟渠的一端，承担着让水进入或出去的使命，节制着水，像一个忠实的监护者。开闸泄洪，关闭蓄水。水从此在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手中，任凭调控，成为由此为人类造福的资源，当今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，更向世人说明了这一点。

参加工作以后，我对修建沟渠有了更深了解，知道它是建设拦水工程的序幕。且不说众所周知的三峡工程首次截流前，人们就在中堡岛上修建了导流明渠，让江水从此下泄；单就二十年前，我在一家水利单位上班，就整天与同事们在一处又一处水利工程施工现场修水闸、砌护坡、建拦水坝，修建沟渠为数也不少。其中石台县秋浦河上的橡胶坝，就是我们建设的水利作品之一。记得正式建坝之前，我们在河道的西侧处顺着水的流向建了一条宽约两米的长长沟渠，然后用土石在坝基的上游筑上一道拦水坝，将河水拦至沟渠，使之从沟渠流下。这样，大坝施工建设就不受河里水流的影响。每每傍晚下了班，我都要到建好的沟渠边走走，看被引入的清澈河水是带着怎样的流速从此“哗啦……哗啦……”地经过；思考着这条沟渠是如何接纳着这些流动而奔放的孩子；以一个写诗者的视角，思考着水是生存之本、文明之源的哲学命题。

我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水：柔中有坚。流水/把一把利刃/藏进微笑的表面/让谁也抽不出/你一根母性肋骨//江满河溢。时令之上/平步青云的水/在曲曲折折的河道/在迂回的春夏秋冬/把风尘一生的岸 拍遍//水力在骨子里/强到了弱的终点/成为柔的意志/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潮流/常常 以身试越/一道小小的缺口(见《水骨》)。

从农村到城市，这些年，我又何尝不是时时在以身试越一道道小小的缺口？如今定居在江南，江南是水乡，只因江南水多。自然，水多的地方沟渠就多，水闸也多。在

后来的记者生涯中，我不止一次地采访过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点，也不止一次地在广袤的田野上见过“田成方、路相通、渠相连、旱能灌、涝能排”的高标准农田。每每看到那些相连的沟渠，我就想到“引入”一词，是沟渠将清泉引入到干渴的稻田和人类的心中，让水灌溉沃土、滋润人心，让沃土长出人类赖以生存的五谷杂粮。我想，人类至今没有灭绝，其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世世代代都拥有生命所需的清泉和米粮。

行走在高标准农田间，不难发现，水田的上方有一个缺口，缺口处有一个小小的节制闸，一块机瓦或机瓦般大小的水泥预制板做成的闸门，虽然小，但它足以控制住沟渠里进入水田的水。水田的下方也有同样的一个水闸。当田里的水多时，下方的水闸就可以将田里多余水放掉。水能放出，是因为下面的地势低，上下有落差，放出的水总是与下面的水发生撞击，然后混合在一起，发出声响，这像叛逆的孩子与父母在发生争吵。

谁在年少时没有叛逆过？把回忆的指针拨到三十多年前，我总觉得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只知道使用棍棒，很少给我们讲道理。他们不完全懂得孩子的心事，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所以在某些事情上，年少的我就会与父母争辩，有时就不听从他们的要求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随之而至的是被骂或者被打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初他们之所以采取此般教育方式，是因为他们身边有现成的教育经验，这些经验如引水的渠道一般横在他们眼前，且得到不断修正。做父母的以为，只要将孩子引入其中，收获便指日可待。这些经验未必全对，至少身边有一个成功的案例，那就是旺开伯伯这样教育他的儿子小龙，终究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。

面对沟渠，我想到站在沟渠里和站在沟渠上看世界的人，他们看到的风景和思考的问题是不同的。如今，当我以一个父亲的角色教育自己女儿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存在着教育观念上的守旧？在岁月的沟渠里，我一路随着水流向下，被水冲刷着，当初一点点思想棱角也被磨得圆滚起来。而我的女儿正处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春期阶段，她有着她自己的主张，对我有些行事方式的正确性心生质疑，亦如当初年少的我一样，很多情况下不愿听从父辈的意见。我自以为是用经验修建起来的沟渠能给她带来一些捷径，没想到常常被她拒绝。我有时开口想说服她的时候，常常感到语塞，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。在她的眼里，这算不算是“沟”。

在此之前，我和许多的当下人一样，总把沟渠仅仅看成是一种建筑，是生活的一个必需品，看成是生活、生存的外衣与表象。殊不知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，我们忽略了精神的自我提升，在充满浮躁的世俗里，没有以一颗虔诚的心俯下身子去倾听新生代的心声。我们对事物、是非、境界、价值很少凝思默虑去思考，常常如同刷手机视频一般，所做的只是匆匆浏览。

想到这里，闭目间，当年我参与修建的那些沟渠，其中的流水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，那声音弥漫在人间，犹如一种诘问。



年俗

腊月深处是故乡

◎海子的河流

最先醒来的是灶间的烟火。天刚蒙蒙亮，院坝里已人影晃动。杀年猪的日子到了。男人们挽着袖子，围住圈栏里的肥猪；女人们把水煮得沸沸，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。随着肥猪一声短促的嚎叫划破寂静，旋即又归于沉寂——这并非残忍，而是一年农事的圆满收官，是对土地与劳作的庄重礼赞。新宰的猪肉在案板

上泛着温润光泽，那是阳光与雨水经年累月酿出的大地回礼。一部分当场做成“刨汤肉”——滚烫的血旺、嫩肉与萝卜一锅炖，是川北农家特有的待客宴。邻里围坐，碗筷交错，笑语喧腾。这顿饭不吃饱，不算进了腊月。更多的肉则要走上另一条路——成为腊味。母亲和婶娘们取出粗盐、花椒、桂皮、八角，一层层揉进肉的肌理，动作轻重得宜，似在温柔慰藉，又似在殷切叮嘱。腌好的肉条被麻绳穿起，悬在屋檐下，任嘉陵江畔的穿堂风吹去水分，收紧筋骨。

真正的灵魂在于熏。老屋后头，一座低矮的熏棚静静伫立，黑黢黢的，宛如一座沉默的庙宇。每年此时，祖父便成了唯一的“守庙人”，一守就是七天，甚至半月。他细心地将青冈木、核桃壳、柏树枝一一码放整齐，再轻轻撒上些许橘皮。火势不宜旺，只需一簇暗红、近乎沉思的火苗，让乳白的烟如轻纱般缓缓升腾，萦绕肉身，日复一日。“火要小，心要静。”他蹲在门口，烟尘落得满头都是，也浑然不觉，“三年陈的青冈木才够劲道，熏出来的肉才有魂。”我依然记得十二岁那年，趁祖父打盹的间隙，我蹑手蹑脚地揭开熏棚一角，满心好奇地探看肉是否已变了模样。不料一股浓烈而醇厚的烟气猛然呛入肺腑，辣得我眼泪直流，咳得几乎丢了魂魄。祖父醒来，并未责备，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拍我的背：“心急吃不得好腊肉啊。”那时我不懂，如今才知，有些味道是要拿耐心去养的。

母亲的战场在厨房。天未亮，糯米已浸入山泉。“米喝饱了水，心才软，才够糯。”她捶打糍粑时，手臂上的青筋如蚯蚓般凸起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却始终不肯停歇片刻。“糍粑要一口气捶出来，”她喘息着说，“断了气，就散了神，不黏了。”石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乳白的米浆如溪流般缓缓流淌；甑中蒸气扑面而来，糯米即将熟透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最让孩子们眼巴巴守着的，是灶上那锅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麦芽糖稀——米与发芽小麦在铁锅里熬煮一夜，滤去渣沫，慢火收浓，直至变成透亮的琥珀色，能拉出细长如丝的糖线。妹妹总踮着脚想偷舔一口，却被烫得跳起身来，慌忙用手在嘴前回来扇动，眼里噙着泪花，嘴里

嘶嘶作响……那一缕甜，是我们整个冬天的指望，也是腊月里最温暖明亮的光。

腊月廿四，小年。晨光初透，母亲取出一勺新熬的糖稀，轻轻涂抹在灶神画像的唇角。“甜了您的嘴，上天多说好话啰。”她笑着念叨。川北民间素有“官三民四船家五”之说，百姓多于此日“送灶”，祈求灶君

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这习俗源自古礼，千年流转，早已褪去神秘外衣，化作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寄托：无非是一家团圆，岁岁平安。

年关渐近，村庄渐暖。外出的儿女陆续归来，行李箱轮子碾过石板路的声响唤醒了沉睡的巷子。他们带回城市的见闻，老人们听着，时而点头，时而摇头，却不打断。真正的交流不在言语，而在饭桌上——一盘自家熏制的腊肉端上桌，切得薄如蝉翼，肥瘦相间，油润生光。夹一箸入口，先是咸香，继而回甘，最后竟品出一丝青冈木的清冽。那一刻，所有隔阂都化了。这是共同的记忆，是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味觉纽带。

除夕夜，全村灯火璀璨。春联如火，灯笼高悬，鞭炮声声炸响在耳畔。团圆饭上，腊味是主角，配以整鱼、豆腐、汤圆，每一道菜都是祝福的符号。守岁时，火塘不熄，老人讲起祖辈迁徙的故事，孩子依偎在膝前，听得入神。那些关于灾荒、逃难、重建家园的故事，在火光中代代相传，这是活的历史，是最本真的文化基因。

正月初一，天未亮，拜年开始。无论贫富，见了面都要拱手道一声：“新年好！”这声“新年好”，不问贫富，无关得失，只盛着一份久违的亲热。

前年回乡，老屋犹在，熏棚尚存，只是角落结了蛛网。我生起火，照着记忆的模样，熏了几刀五花肉。当熟悉的烟雾袅袅升腾，祖父的身影仿佛又坐在门廊，轻声叮嘱：“火要小，心要静。”离开那天，我执意带了几块腊肉。母亲问：“城里什么都有，还带这个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不一样。”确实不一样。这里有米仓山的风，有嘉陵江的雾，有祖父的守候，有母亲的笑容，有一个村庄用一整年光阴酿出的深情。车子渐行渐远，村庄在后视镜中缩成一枚模糊的墨点，宛如一封未曾读完的家书，静静地躺在岁月的信封里。

但我知道，那味道不会消失。它会在某个冬夜悄然浮现，如薄雾般萦绕在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上，悄然叩响心门。原来，乡愁从不喧哗。它只悄悄藏进一块腊肉的纹理深处，藏进一缕穿堂风的呼吸之间。直到某一天，当炊烟再次升起，那味道便悄然浮现鼻尖，轻轻叩响心门——是你忘了的名字，也是你从未走出的童年。

07

甘孜日报

文学

2026年2月2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 南泽央
校对 泽央
版式编辑 边强

新闻热线
0836 - 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znews.com